



张库大道的商帮驼队，动荡年代的侠客镖局，乱世商战的智谋豪情，
一代冀商的起落兴衰、爱恨情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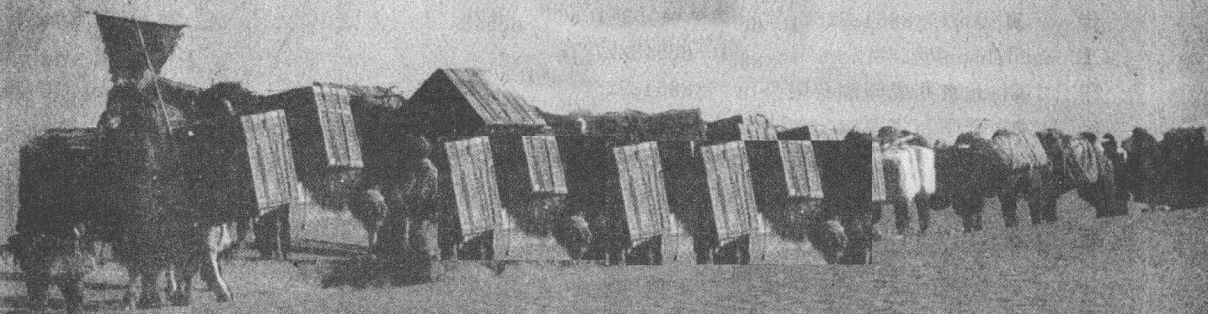
周力军 梁小明◎著





张库大道的商帮驼队，动荡年代的侠客镖局，乱世商战的智谋豪情，
一代冀动荡年代的侠客镖局，复仇。

周力军 梁小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商道/周力军,梁小明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0755-754-8

I. 大… II. ①周…②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055 号

作 者:周力军 梁小明

策 划:李津生

责任编辑:李 爽 hsls999@163.com

李 伟

摄 影:张云杰

资料提供:李德明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669 千字 印 张:25.5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754-8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1

武威镖局在黑风峪失了镖的消息，就像北方的春天里打着旋儿的黄风，很快就吹遍了蔚县的街街巷巷和村村堡堡。

这让镖局掌门人郭冬生不由得就纳闷儿了。

镖局失镖跟赌徒输钱是一个理儿，虽不能说就是家常便饭，却也不必这样地大惊小怪。常在河岸边站，还能不湿个鞋？自打郭冬生的祖爷爷创建了这武威镖局，郭家人就一辈接着一辈在刀头上讨生活了，失镖也不是第一次，舍去的镖本儿也比这次多，可也没见翻出多大个响动。为啥这一回就格外地闹心呢？

按大徒弟杨铁柱的讲法，他是在黑石岭歇下来，直等到日头到了脑瓜顶子才敢走进黑风峪的，这个规矩他能不懂得？一路走着，也一路地喊趟子，请盘踞在黑风峪的豹子爷让道放行。可走到“一炷香”的时候，还是出事了。

“太行有八径，最险是飞狐”，乡里间流传的这些话可不是编造了镇唬人的。古籍上就称这黑风峪“襟带桑干，表里紫荆”、“撮乎云谷之间，吭北京鼎，为锁钥重地”。当年刘邦被项羽打趴了，就听了谋士酈食其的话，东塞太行之险，北拒飞狐之口，南守白马之津，才喘过了气儿来。明朝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大学士杨嗣昌在《飞狐口记》中说，这里山势如“千夫拔剑，露立星攒”，山路“回首万变”，如“珠曲蚁穿”，高处“有如天门”，深处“令人旋踵转足”。清代吴藻昌在《北口峪》中也说，这里的山有似古铁割出来的峰岭：“疑神疑鬼，为人力当不受”。当地的二人台艺人对黑风峪的形容就没有那么多的文气，他们扯开嗓子唱道：“四十里飞狐七十二道弯，黑风峪连起了蔚县和涞源。苍鹰飞过拔一层毛，细狗溜过断一回腰……”

而“一炷香”更是黑风峪中最险要之处，两壁峰峦闭锁，刀削斧劈一般，怪石交错。刚刚过午，阳婆子就被挡在山后，天空被峭壁挤压成窄窄的一线，天色也暗了下来，峪底就有了肃杀之气。这肃杀之气可不是慢慢堆积的，而是陡然地就到了眼前，逼得人喘不上气来，就连马也一下子竖起了耳朵。沿着河水冲出的峪道前行，陡壁迎面，山穷水尽。转过巨大的影壁崖，一根孤零零的石柱昂然屹立，就像一把凌空的利剑逼视着天空。这就是“一炷香”了。

“过了一炷香，炕头子上喝热汤”，也就是说，过往的行人只要顺顺当当过了“一炷香”，当天就能回到蔚县家里，和老婆孩子团聚了。杨铁柱就是这样想的，一想到能早一点见到师妹郭玉娴，杨铁柱的心里就翻腾着一股子热气，眼睛也亮了，嗓门也高了，一路喊着趟子，接近了一炷香。

占据飞狐峡的杆子首领人称豹子爷，他的真名叫什么，没有人知道。镖局和杆子从来就是一对冤家，但却是互相端着对方的饭碗。没有了杆子，当然也就没有了镖局。所以，每到

年根儿底下，镖局都要给杆子送上一笔年礼。经过地盘的时候，只要喊出镖局的名号，杆子们就不出来，大家相安无事。名号越大，面子也越大，在蔚县地界儿上，名号最大的除了杨铁柱所在的武威镖局，还有就是徐家堡的“镇海镖局”了。

“武威镖局大徒弟杨铁柱借道经过，多有打扰，请豹子爷放行！”

杨铁柱拔下头车上的镖旗，举过头顶高声大喊。他这样喊的时候，一只苍鹰正在高空盘旋。他的声音碰到了对面的山崖，就传回来，在峪间回响，一波一荡，经久不息。山风吹过，两壁的树木沙沙作响。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异常，杨铁柱放了心，催着队伍快走。

杨铁柱的胯下是一匹高大的枣红马，手里拎的是一把尖刃朴刀，他生得浓眉大眼，头发茬子梆硬，平日里话少，憨厚得叫人心疼。他原本是个孤儿，打小就被郭冬生收养了，二人情同父子。郭冬生早就放出话来，说武威镖局的香火是要他杨铁柱来承继的，这一点，镖局里里外外的人无人不知。杨铁柱早年中过直隶省的武举人，还参加过围剿捻军的战斗。后来因为李鸿章排斥淮籍以外的军队，杨铁柱所在的清军被裁撤了，他只好回到家乡——蔚县郭留庄，徒承师业当了走镖人。十天前，他们押镖去了真定府，返回到涞源境内，正好有山西来的两辆牛车要过黑风峪，就顺手接了这趟镖。因为是捎带脚儿的生意，镖银就很低，只有二十两银子。就是这二十两银子的小活儿，后来却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声响，这是杨铁柱咋也想不到的。

一支响箭冷不丁就从密林中飞了出来，直奔杨铁柱。杨铁柱前胸一收，那箭就贴着身子掠过去，嘭的一声扎进了身后的牛车，嗡嗡作响。紧接着，箭就如飞蝗一般从两侧蜂拥而至。抬头望去，但见密林涌动，十几个杆子以黑纱蒙面，挥舞着刀枪掩杀下来。

杨铁柱让二师弟伍彪保护东主，自己拨转马头挥刀迎了上去，趟子手们各抄兵器，一字排开，挡在两位东主面前。一老一少两位东主原是舅甥俩，舅舅年过四十，姓曹，外甥何天宝今年刚满十七岁，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豹子爷，在下是郭留庄郭家武威镖局的杨铁柱。今儿个借道经过，还请豹子爷行个方便！”杨铁柱高声喊着。可奇怪的是，这些杆子并不理睬，也不发声，闷头冲到面前，挥刀便砍，杨铁柱急忙招架。

其实，杨铁柱第一眼看到这些人以黑纱蒙面，就已断定不是豹子爷的人马，因为杆子们不会遮遮掩掩，他们走的是邪道，却也敢作敢当。在江湖上混，靠的就是守规矩。可眼前这些人不吭不哈，刀刀见血，不单单就是为了劫财，这可不是杆子的做派。于是，杨铁柱便去了顾忌，动了杀气，挥动手中刀，连刺带劈，片刻间近身者纷纷倒地。但是，毕竟对方人多，且是有备而来，转眼间就逼近了两位东主。一杆长枪悄没声息就刺进了老东主的后心。何天宝扑过去把舅舅抱在怀里，那一杆长枪掉转枪头，直奔何天宝的胸口，眼瞅着这条命就没有了。

就在这时，一把长刀挑开了枪尖，接着刀口一转，向上划出一道寒光，那个凶猛的杆子当胸就被劈成了两半，鲜血喷到何天宝的脸上，腥咸，还带着一丝丝甜气。救下何天宝的是镖局的二徒弟伍彪，他立马横刀，以一当十，接连砍倒两个杆子。

“不许伤人！要货尽管拿去，你们不许伤人！”

杆子们被伍彪的威猛镇住了，就不再玩命，拖了牛车向峪口撤去。

“货已经到手了，你们不要赶尽杀绝！”伍彪继续喊着。可眼瞅着辛辛苦苦办来的货就这样丢了，何天宝心疼不已，他从地上抓起一杆长枪，跳起来就要拼命。可没跑两步，一支羽箭夹着风声射来，正中他的右膀。何天宝扑倒在地，额头重重地磕在卵石上，昏厥过去。

大
道

蔚县是从察哈尔进入南直隶的必经之道，多有商贾往来于中原与草原之间。由于黑风峪和大南山一带长期盘踞着几股杆子土匪，官府屡剿不灭，因而蔚县也多镖局，为往来客商押镖护路。在众多镖局中，位于郭留庄的武威镖局和徐家堡徐家的镇海镖局名头最响。郭留庄在蔚县县城东南12里的地方，是个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村里的男人们大都在口上（张家口）做生意，要不卖豆腐，要不跑草地走库伦，或是在商号里做着伙计。也有当了掌柜的，比如村西的范守财就在宝盛德商号做掌柜，每年能有上千两银子的分红，因而他家的宅院在郭留庄最为气派。蔚县南临山西的代县、浑源，受晋人从商的风俗影响很深，因而经商做买卖也就蔚然成风。在宣化道下辖的几个县中，蔚县虽然并不占着土地肥沃的优势，但却有着不少巨贾大户，民众也因商而富。道光年间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大掌柜王廷相，他姥姥家就是蔚县人，王廷相后来捐官做了四品归化道候补道台，来蔚县省亲的时候，宣化道道台亲自前去迎接，那气派当真是大得很。人们睁眼瞅着从商也能为官、也能有尊严，就更浓厚了蔚县人从商的风气。当然，商人多吝啬，斤斤计较，精打细算，所以蔚县人也因经商颇有些让外地人瞧不起，“蔚县人”也成了宣化府地界儿上“吝啬鬼”的代名词。“士农工商”，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自然形成的人群属性划分，商人的身份地位处在整个政治生态链条的下方，人们自古以来就对商人有着近乎本能的鄙夷。

武威镖局的祖训中就明确规定了郭家后人决不允许经商。对此，郭冬生是牢记在心头的，丝毫不敢有违。他的三弟郭春生受不了银子的诱惑，跑到蔚县开了一家皮行，愣是被郭冬生从家谱上拿了下去，他的理由只有两个字：丢人！

郭家的宅院在村子的正中，三进四合院的结构，一条村道从门前经过，进了院门迎头就是一面巨大的影壁，当中书写着一个大大的“武”字。闪过影壁，就是前院，也是郭冬生授徒的武场，东西两边的厢房就是徒弟们的住家，院子的西边有一棵老榆树，由于蔚县地处北方边塞之地，已经进了四月，榆钱才刚刚长满了枝干，嫩绿色，嘟噜成串，煞是好看。

郭冬生的武功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的爷爷不仅是北派六合刀的一代宗师，更拜在大同府武梨花门下，得了她的真传“梨花枪”。说起武梨花，那是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当年她父亲被喀尔喀蒙古的杆子杀死，武梨花女扮男装参加了科布多大臣的剿匪队，单枪匹马独战巴彦丰努儿吉草原十八个蒙古汉子，一招俩尸首，十八人只使了九招，因此坝上就有了“昔有花木兰，今有武梨花”的传言。郭家还有一门绝技，就是“佛指镖”。这种镖用弹钢打造，薄如蝉翼，状似佛手，借助镖的弹性用特殊手法发射，镖尖上涂有剧毒，见血封喉，是镖局在江湖上立足的独门暗器。但因为过于歹毒了，传授起来就极其严格，非到性命攸关也不得随意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在黑风峪时杨铁柱和伍彪都没有发镖的原因。

郭冬生的老伴早年间就没了，只给他生下一个女儿。也有劝郭冬生续弦的，那意思是把镖局的香火传下去，可郭冬生是重情义的人，心里放着相守多年的老伴，别的人就瞧不上。日子长了，也就收了这条心，指望着把女儿嫁给大徒弟杨铁柱，以后把镖局担起来。

郭冬生的女儿郭玉娴过完年就满十七了，要说郭冬生还有什么烦心事的话，那就是这个独苗闺女了。不为别的，是因为闺女大了，动着心眼儿自个儿找婆家呢。她瞅着大师兄杨铁柱过于憨了，八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不如二师兄伍彪嘴甜活泛。从年纪上讲，郭玉娴和伍彪也更相近，俩人从小就玩在一处，无话不说，这心就慢慢地斜了过去。可这件事关系着镖局的未来，哪能由着一个女儿家给自个儿做主？郭冬生放了话，等杨铁柱这次押镖回来，就

把亲事办了。可郭玉娴却是死活也不答应，所以这些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也不是脸，挺俊俏一个人儿出来进去总是摔摔打打。

这一日早间，郭冬生手拎一杆长枪正在指点徒弟们练武。他上身一件对襟的黑纱马褂，袖口盘着金龙，下身是一条麻布灯笼裤，扎着裤脚，蹬着一双平底快靴。这一身短打使他显得格外精神。

“老爷，玉娴她又闹腾上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话音从甬道里传来，那是镖局的女佣花婶。这花婶的身份虽说只是个女佣，但在镖局却能当半个家。镖局的一应杂务都是由花婶打理，郭玉娴也是由她一手带大的，郭冬生对她也是十分地敬重。

“甬答理她，她爱咋的咋的。要上吊给她绳子，要抹脖子给她刀，随她便！”郭冬生重重地撂下这句话，从兵器架子上抽出一杆长枪，冷不防刺向一名叫孙继山的徒弟。那孙继山慌忙招架，挽个刀花向郭冬生兜头劈来。郭冬生侧身闪过，借势一拨，孙继山手中的刀被磕飞，打着旋儿朝院门口的影壁处飞去。正好杨铁柱骑马进来，他的身前抱着受了伤的何天宝。眼瞅着飞来的刀尖就要刺中何天宝，杨铁柱反应迅疾，抬起腿用马镫将刀磕下。横在上面的何天宝目睹这一幕，惊出了一身冷汗。

杨铁柱翻身下马，将何天宝扶下，前趋几步，扑通一声跪在了郭冬生的面前，羞惭地说：“师父，徒弟无能，我们在黑风峪，失……失镖了！”

郭冬生大吃一惊，但当着徒弟们的面，却不能露出怯意。他指了指何天宝，问道：“这是镖主？”

“镖主死了，这是镖主的外甥，名叫何天宝，肩膀让杆子射了一箭。”

“还不快起来！”郭冬生喝道，“没见镖主的肩膀还淌血吗？花婶，赶紧烧水。铁柱，扶这后生到堂屋去，把金疮药找出来！”

3

中院堂屋是郭冬生会客的地方，也是起居室，十分宽敞。左右手是东西耳房，两块印着虎与鹤的棉布帘子挂在耳房的门口。堂屋北墙下是一张古旧的八仙桌，上面一架珧琅外壳的自鸣钟很是扎眼，这个年月有这洋玩意儿的人家，即便在张家口那商贾云集之地也不多见，何况这乡野山村。这洋钟是当年杨铁柱中了直隶省的武举人后，宣化知府赏给他的。座钟两边各置放了一个青花的大胆瓶，瓶中插了些盛开的梨花。桌子正中是一把青花的瓷壶，瓷壶周围是一圈倒扣着的青花瓷茶碗。北墙中央挂着一幅关公的像，两旁是一副中堂，上写：文治国四书五经写春秋；武卫疆一生九死照汗青。地上乃是方砖铺就，沿东西两墙是对排的八把雕花梨木椅，每两把椅子中间是一张木墩小几，整个堂屋显得十分素洁。

郭冬生将药粉调配好，仔细观察了一下何天宝的伤口道：“你忍着点，不行就喊出来，这药烈得很。”

“我挺得住。”何天宝答。

白色的药粉撒上去的时候，何天宝哼了一声，额头渗下黄豆大的汗珠。郭冬生师徒对视了一眼，钦佩的目光似乎在说，这后生是个刚强的汉子。

敷好了伤口，杨铁柱将他扶进后院的西厢房。房内一盘土炕，炕前一张木桌，两把椅子。炕上则是一个没有油漆的躺柜，柳木的花纹弯弯曲曲，像是水的波纹一般。杨铁柱将何天宝扶到炕上，把被褥铺好，让他歇息。

何天宝躺在炕上，哪里就睡得着。想起今天发生的事，再想到死在眼前的舅舅，不由得

流下泪来。

杨铁柱把何天宝安置好，回到堂屋，向师父郭冬生仔细讲述了事发的经过。

“我们从真定府回来，正好遇到天宝的舅舅找人保镖，心想这是捞草打兔子的买卖，也就接了，谁知大晌午的在一炷香就……”

“一炷香，这咋可能，豹子爷咋抢咱郭家的镖？你是不是没喊趟子啊？”

“哪能啊！出了黑风峪我就一路喊过去，可那些杆子来像一股潮，退像一阵风，不喊不叫，压根儿就不像豹子爷那帮二铤子。”

郭冬生吐出的烟圈在烛光的照耀下形成了一个飘动的五彩斑斓的光晕，他眯着眼，神色凝重，盘算着哪里出了纰漏。

“莫非是豹子爷被人撵了？”

“我也这么琢磨。那些人蒙着面巾，刀法又快又狠，一看就是练家子。”

“啥，还蒙着面？这倒蹊跷了。”

“是呀，我还纳闷儿呢，混这条道也差不多十年了，没见过哪路杆子蒙面打劫的。还有，他们穿的衣裳也不像是杆子们穿的，清一色的黑棉布短打，像是衙门里的或是旗营里的。”

“不会是巡捕，更不会是官军，他们完全可以明抢，干吗还蒙面？不过这倒也是个破绽。明几个把人都撒出去，打听一下林中豹的下落，看看一炷香眼下谁当家。就算打听不出来，也给各镖局提个醒儿，告诉他们黑风峪一炷香换了吃等食儿的，让他们当心着点儿。”

杨铁柱应了一声，郭冬生接着说：“失了镖，咱得赔人家。你把家里值点钱的物件儿都敛巴起来，明几个送到县城沈记当铺，让沈老二多给俩钱儿。要是还凑不够，去找找玉娴她四叔四婶，从他们那儿先借点儿。再到玉娴她舅姥爷家，能借的都去看看。”

杨铁柱为难道：“四叔跟舅姥爷都是土疙瘩里刨食的，能有钱吗？还是找三叔……”

“放屁！”不等杨铁柱把话说完，郭冬生就怒道，“就算卖宅子也不跟他孙老三张这个口！你给我记住了，要是再提他，别怪我跟你翻脸！”杨铁柱再不敢多说。

4

后院也是一正两厢的格局。何天宝住在西厢房，与之相对的东厢房就是郭玉娴的闺房了。院子正中有一口井，井的四周栽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月亮照下来，在青砖铺就的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影子。

一个身影从中院闪了进来，他四下里望望，从地上捡了一颗石子，二指一撮，嘭的一声打在郭玉娴的窗户上，石子落下，窗户纸并未打破，力道刚好。只过了片刻，郭玉娴就探头出来，惊喜地叫道：“伍哥！”

那个黑影正是伍彪，他将郭玉娴拉到北墙的一排冬青树后边，伸出右臂将她揽进怀里。郭玉娴把头扭开：“伍哥，不要这样。”

她的声音娇甜、羞涩。伍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郭玉娴。她打开布包，脸露欣喜之色：“金镯子？！”

伍彪拿起镯子，替郭玉娴戴到胳膊上。郭玉娴笑靥如花，高举右手仔细看着。月光下，她如笋般细长的胳膊显得格外白皙，细嫩。然而片刻之后郭玉娴的脸却如罩了一层寒霜一般，只听她道：“伍哥，这是咋来的？你……你是不是又动了东家的……”

伍彪脸色腾地红了一下，语露羞恼道：“你把我看成个啥了！上回我拿那玉坠儿还不是为了你？”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好。可这金镯子……”郭玉娴又换上一副娇羞的脸色，“人家是怕你……”

“这是假的，我在真定府买的镀金货，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刚才那话真的让我……”

“假的？咋这么沉呢？”郭玉娴取下镯子在手掂了掂道。伍彪脸露不悦：“你要信不过就算了，给我，我去扔猪圈里！”说罢伸手便去拿那镯子。

郭玉娴抬手挡下，笑道：“我信，我信，不信伍哥还能信谁呢？只是上次的事让我怕了，若是……唉，不说它了，谢谢你，伍哥。”

伍彪突然一把抓住郭玉娴的胳膊，恳求道：“师妹，咱们走吧，真的，咱们走吧！”

“走？去哪儿？”郭玉娴一脸的惊讶，不知他何出此言。

“咱俩……私奔！”说到私奔的时候伍彪的语气坚定，一脸的真实状，不过郭玉娴听了却更是惊讶了：“啥？你要……”

“师妹，我喜欢你，我要娶你，我要跟你过日子。可……可你爹……”伍彪语带怨恨，显然对郭冬生干涉他们交往心怀不满。

郭玉娴连忙摇头又摆手：“不，伍哥，我爹也是一时生气。等他消了气，我去跟他好好说，他会……”伍彪抢着道：“你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回要不是大师兄拦着，他早把我大卸八块了！师妹，我想过了，除了私奔这一条道，咱们……”郭玉娴抬手堵上了他的嘴，没让他说出后面的话来。

“不，伍哥，咱不能这么着，没名没分的，我去求他，我给他下跪，我明告诉他，这辈子除了你，我谁也不嫁。”

伍彪心下感动，一把将她揽进怀里：“师妹，还是走吧……”话未讲完，就见大黑狗呼哧呼哧地从甬道处跑过来，亲昵地舔着郭玉娴的手。之后，过道里传来杨铁柱的咳嗽声。

郭玉娴急道：“大师兄来了，快藏起来！”伍彪赶紧矮身躲在冬青丛下，郭玉娴撩了撩散落发丝走进了东厢房。

杨铁柱拍西厢房房门的时候，眼睛朝东厢房望去，之后又朝冬青丛那里扫了一眼，脸露不快，不过也没声张。何天宝开了门之后，杨铁柱径直走了进去，大黑狗摇着尾巴跑向甬道。

何天宝跟着杨铁柱出来，向中院走去，一进堂屋的门，何天宝急切道：“郭师傅，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失了镖也不能怨你们，那都是杆子闹的，再说……”

郭冬生向他摆摆手道：“不谈这个，先看看伤口，你脱了衣裳。”

何天宝忍着剧痛让郭冬生把黏结在伤口上的棉布揭了下来，郭冬生仔细观察了一番伤口：“好多了，你少动的话，好得更快了。”

何天宝道：“郭师傅，你们都是好人，我真不要你们赔。”

郭冬生没立即答他的话，摸出烟袋，伸烟锅进去装满了，点上。三口烟过后，才又开口：“天宝，干我们挂子行的都是老粗，大道理不懂个啥。可有一个理儿还算明白，那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武威镖局在江湖上行走了三代，失镖也不是第一次了。没啥好说的，失了镖，砸锅卖铁也得赔出来！死了人，东家说要偿命，咱也得赔。这是道上的规矩！”

何天宝急忙摆手道：“不，我不是东家，我舅舅才是，你们知道的。”

“甬说你还是东家的外甥，就是东家的小伙计，这账我们还得认。”郭冬生说得斩钉截铁。

“可……这钱我回去交给谁呀？我姪子（舅母）前些年得鼓胀病死了，也没留下个后。”

“你回去交给谁我们不管，但这赔出来的大洋我得交到你手上。”何天宝正要回话，郭冬生又道，“这两天，铁柱进城当了一些家产，可还不够，你得再多等几天。等凑够了，你的伤也差不多了，我让铁柱把你送回山西平遥。”

何天宝下午在河边就想着凭郭家的仁义肯定要赔钱，想着早点独自溜了，省得让人家赔，没想到郭冬生先开口了。

“郭师傅，你们真是仁义之家。这……让我说啥好呢。”

郭冬生将烟灰在鞋底处磕了磕：“啥也甭说，咱按规矩来！铁柱，送天宝回去歇着。”

“不用，我自己个儿能走的。”说着，何天宝转身出去。

何天宝走后，杨铁柱立在郭冬生身前，默不作声地望着他。

郭冬生道：“这一趟，伍彪咋样？手脚干净不？”

“挺干净的。要不是他，天宝可能也死了。师父，上回使了那么重的家法，我看他改了，你就……”

话未说完，郭冬生口气生硬道：“那家法还叫重？要不是你护着他，我早就挑了他的大筋，扫地出门了！”杨铁柱嘴上嘟囔了一下，想辩解什么，却没有说出口。

郭冬生又道：“你祖师爷立下的规矩是咋说的？咱镖局凭啥在江湖上混饭？凭的不就是信义俩字儿嘛！哼，镖局的徒弟敢偷东家的货，偷的还不是小杂货，那是玉坠儿呀！你说说这成了个啥？这跟曹操偷人家刘皇叔的天下没啥两样……”

“师父，您还是消消气吧。他就犯了那一回，再说他也是为了讨好师妹。”说这话的时候，杨铁柱心里也是极不舒服，然而他却又不得不为伍彪开脱。

“师父，师妹年纪也不小了，我看伍彪是真心对她好，刚才……”杨铁柱本不想告诉他刚才在后院看到伍彪的事儿，可是却一激动，差点说了出来。

“刚才咋的了？”郭冬生立即喝问道，“是不是那个兔崽子又到后院去了？你说，是不是？！”

“没有，师父。”杨铁柱吞吞吐吐道，“要是把小妹许配给伍彪，她这一辈子也就……”

“行了，我知道你啥心思。”郭冬生顿了顿又道，“铁柱啊，我原想等你这趟回来，选个好日子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可眼下失了镖，这事儿……”杨铁柱没想到郭冬生主动提出这事了，心下不禁欣喜，可是想到目前郭玉娴对伍彪却是一往情深又不忍心拆散他们。他的确深爱着郭玉娴，但是他却不愿郭玉娴受一点委屈，为此他宁愿退出，成全郭玉娴与伍彪。

师徒俩正说着，一个身影在堂屋窗户上闪了一下，这个身影正是伍彪，他从后院出来听到郭冬生与杨铁柱争执，因而过来偷听。听着他们的对话伍彪脸上一阵喜一阵愁，喜的是杨铁柱处处回护自己，愁的是郭冬生句句都是狠话大有不把他驱逐出镖局不罢休之意。只听郭冬生怒道：“混账！你去，把他俩给我叫过来！这两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我非得打断他们的腿！”

杨铁柱劝道：“师父，天都这么晚了……师父，你也替师妹想想，她要是嫁个不喜欢的人，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伍彪心眼儿活泛，样样都比我强，要是把师妹许配给他，这一辈子也就……”

“你这是甚话？闺女家还能想嫁谁嫁谁？这种事儿也能让她自个儿做主？你可真是……”

“师父，你还看不出来咋的，师妹她一门心思在伍彪身上……”

“放屁！”只听郭冬生又怒道，“爷就不信还扳不过她这劲来。打你祖师爷起，咱郭家除了玉娴她三叔，就没让外人说出一个不字儿来！我郭冬生这一辈子别的没挣下，就挣了个脸面！现在可好，我……我的闺女跟我二徒弟勾勾搭搭，偷鸡摸狗！这……这还是个正经人家吗？这要传出去，我……我这老脸……”

“师父，看你说哪儿去了，谁还没有个走错路的时候……”

“行了，我看你也鬼迷了心窍，这种事你也敢来劝我！你受得了别人说三道四，我受不

了！去，把人都叫起来，上香，我要清理门户！”此言一出，蹲在窗根底下的伍彪心里大惊，额头冷汗冒了出来，心里骂道：“贼老头，爷伍彪为你郭家出生入死地搏命，到了还是要赶爷走……”只听杨铁柱又道：“不行啊，师父。咱家住着外人，让人家看了还不得笑话咱呀？”

“那好，这事先存着，等天宝走了再跟他们算账！这个死妮子除非她把姓改了滚出郭家，要不然由不得她！”

伍彪心里愤愤，正要起身离去，不料一支飞镖破窗而出，幸亏他闪得快，飞镖擦着他的脸颊飞过，随即身后便传来飞镖扎入树干的声音，飞镖嵌入树干的时候兀自嗡嗡作响。伍彪刚跃上屋脊，就听得堂屋的门“咣当”一声响，只见杨铁柱拎着大刀从屋里跳将出来，四下察看。接着郭冬生也跟了出来，同样四下看了看，说道：“别看了，兔崽子跑啦！”

5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何天宝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门，他想去县上打听有没有到平遥的顺路车。走到前院，只见郭冬生板着脸孔注视着众徒弟在背诵祖训，何天宝看到列队中郭玉娴也在，不过表情冷峻，一脸的不情愿。

何天宝见到这情形，不便穿过人群，只好转身躲到甬道的一侧，看着外边的情形。只见郭冬生目光锐利地在每个徒弟的脸上扫过，看到郭玉娴的时候格外地显出严肃。诵毕，只听郭冬生喝道：“玉娴，出来！”郭冬生从兵器架上抽出一把朴刀扔了过去，郭玉娴慌忙接住。

“看招。”郭冬生抖动枪尖，直向郭玉娴面门刺来，郭玉娴侧身躲过，挥刀斜地里砍向郭冬生的前胸，郭冬生侧身用枪拨开刀锋，一来二去，父女俩在院中练了起来。十几个回合过后，郭玉娴便显败势，不知是郭冬生有意让她，还是郭玉娴武艺精进，只见郭玉娴脸色铁青，如搏命一般向郭冬生猛攻猛冲，这架势显然像由于心中怨恨而豁出去了一般。众徒弟在一旁看着，都表情凝重，鸦雀无声，晓得他们父女俩都存着怨气，这场练习竟犹如真砍真杀，令旁观众人无不捏着一把汗。

“啪”的一声，郭冬生手中的枪重重地落在满头大汗的郭玉娴肩上，众徒心有余悸，不敢做声。只听郭冬生道：“松肩紧腰，挺胸收腹！”

但郭玉娴为了跟他赌气，将动作故意松松垮垮地又演示了一遍，郭冬生看她那不情愿的样子，愈加生气。挥动枪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击打在郭玉娴的肩、胸、背和腿部。最后一击，正打中郭玉娴的腿弯，她不由自主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郭玉娴眼眶含泪：“爹，你……”

“我，咋的了？”郭冬生一通劈头盖脸地喝骂，把昨晚伍彪去找郭玉娴的事情当众说了出来，并且放下狠话说便是自己死了，也不能让她嫁给伍彪。

郭玉娴泪水涟涟，神情绝望至极。只见她突然将手中刀往脖子上横去，大声哭喊道：“用不着你死，我去死！我这就把这身子还给你。”没等郭玉娴的刀到脖颈处，郭冬生早已掉转枪头，用枪将朴刀格开。朴刀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当啷一声扎在地上。

见这阵势，像是动真格的了，众徒弟异口同声道：“师父，您就饶了师妹吧！”话音刚落，郭玉娴突然发疯般低着头向院墙撞去。眼看就要头破血流，郭冬生的枪再一次抢先赶到，在她脚后跟处一点，郭玉娴当即后仰坐倒在地。

郭冬生喝道：“哼！想死，还没那么容易！我再说一遍，就算嫁鸡嫁狗也不许你和伍彪相好！我丢不起这人！这一辈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郭玉娴停止抽泣，抬起头，怨恨的目光瞪着郭冬生，两眼像是要冒出火来。

郭冬生斜眼瞥见何天宝站在甬道的一侧，说道：“天宝，这么早，没在屋里歇着？”

何天宝闪身出来，看看郭冬生，又看看坐在地上的郭玉娴：“出来透透气儿。”

“嗯，透透气对身体好，我正在指导小女练功。”郭冬生扭头又对郭玉娴喝道：“还不起来?!”

郭玉娴从地上爬起，仇视的目光转而盯向了何天宝。忽听她小声道：“哼，背后嚼舌根子，你还算个男人吗?!”此话显然是冲何天宝来的，何天宝不知她何出此言，他又何处得罪了她，正纳闷儿着，郭冬生道：“啥，你说啥，你说谁嚼舌根子?”郭玉娴嘟哝了一句：“没说啥。”

郭冬生对众徒弟道：“你们自个儿练着!”转身又对何天宝道：“咱进屋说话。”

何天宝正要走，郭玉娴猛地将朴刀砸向兵器架，哗啦一声，兵器架倾倒砸向何天宝。情急之中，何天宝伸出右手将兵器架托住，随后猛地发力，将兵器架稳稳当当地推了回去。

郭冬生急道：“天宝！你的伤……你个小王八羔子!”郭冬生抬腿要去踢郭玉娴，郭玉娴哼了一声，急忙转身跑进了甬道。

郭冬生赶紧上前扶何天宝坐到台阶上，解开衣扣查看，只见他肩上的伤口迸裂，渗出血丝。郭冬生恨恨地道：“这个死丫头！心这么狠，来，天宝，快进屋，我给你上药。”郭冬生搀扶着何天宝快步向中院堂屋走去。

正上药的时候，杨铁柱拎着个包袱进来，郭冬生问道：“咋样?”

杨铁柱道：“又借了六十两，差不多了。今儿个我又跑了两家镖局，咱们失镖的事，整个儿蔚县城都传遍啦！这事传得也太快了！以前咱也失过镖，也没闹出这么大动静啊!”

“打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事蹊跷。豹子爷的下落还没打听出来?”

杨铁柱道：“有人说他拉杆子换了山头，进了五台山，也有人说，是麻黑子从涞源过来强行入伙，豹子爷现在说话不灵了，说啥的都有。”正说话间，花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神色慌张：“老爷，老爷，不好了……”

“又咋的了？一惊一乍的，你这是闹啥呢?”郭冬生道。

“老爷，玉娴她拿镖割了手腕子啦!”

郭冬生与杨铁柱俱是一惊，郭冬生手里的药碗啪嚓一声摔落在地，粉碎。何天宝不明所以，但也感觉到事情严重，甚是诧异。

“师父，我去看看。”杨铁柱拔脚飞快地出去。

郭玉娴的闺房在后院，杨铁柱进来的时候，坐在梳妆台前的郭玉娴神志尚还清醒，只见她宛如凝脂的手腕处不断地滴下血珠，镜子里映出她一张悲伤的脸。

“我就死给你看，我就死给你看。”郭玉娴兀自还在恨恨地说着。

“师妹。”杨铁柱冲上去，正要去抱郭玉娴，但手到半空忽又停下，接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急道，“师妹，快用解药。”

郭玉娴转过身，瞪着杨铁柱：“你给我出去!”话刚说完，郭玉娴身子瘫软，显然已经晕厥。杨铁柱一把将她抱住，快步走到炕前，他将郭玉娴放下，拔开瓶塞，倒出一粒药丸塞进郭玉娴的嘴里。

杨铁柱看着郭玉娴憔悴的面容，心下酸楚，连声哀叹。

花婶端着个热气腾腾的木盆进来，说道：“上了药了?”

“嗯。”杨铁柱答应了一声，起身，又道，“花婶，醒了后再给她吃一颗。”杨铁柱走到门口，回转身又看了郭玉娴两眼，想说什么但没启口，推门出去。

第二章

6

一本《瀛环志略》让何天宝读得兴起，《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当读到“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段时间，何天宝不禁拍案叫好，心想，这大清已经老朽，帝王公侯莫不是井底之蛙、昏聩无道之徒，若不是洪杨起义逼得曾国藩这一干中兴名臣使这大清朝有了起死回生之象，看来……

正寻思着却听到“嗒嗒”的两下敲门声响。何天宝以为是杨铁柱，大声道：“杨大哥吗？”

谁知门外并无入应声，接着又是嗒嗒的两声，何天宝纳闷儿，走到门前，道了声：“谁啊？”一个娇嫩的声音道：“是我，我爹叫你呢。”听这话音显然是郭玉娴。

何天宝道：“我知道了，这就过去。”

“我爹让我陪你过去，你开门，你这人咋这么生分？”何天宝听到她的口气似乎有些不悦。

“大小姐，黑灯瞎火的，男女有别，你先走吧，我即刻过去。”

“你这人咋这么啰唆？快开门！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何天宝犹豫片刻，将油灯放入灯龛，拔开门插：“这么晚了，郭师傅找我……”

“咣当”一声，房门被用力推开，倒将何天宝撞了个趔趄。郭玉娴像一阵愤怒的旋风似的冲进来，手里的短刀顶住何天宝的喉咙，将他逼在墙角，动弹不得。何天宝大惊，不知她为何有此举动，哪里得罪了她？竟对自己动起了刀子。

“你……你要干啥？”何天宝盯着她秀丽的粉脸颤抖着道。

“你为啥在我爹跟前嚼舌根子？！你还算个男人吗？也不怕生了孩子没屁眼？”郭玉娴面容冷峻地道。

“大小姐，你说啥？啥是嚼舌根子，你说清楚点。”何天宝不明所以，看到她如此蛮横，心里也涌上一股气来。

“你倒会装！我跟伍哥的事儿，你要不说我爹咋会知道？”

何天宝冷笑了一下，心想肯定是她认为自己将那她与伍彪偷情的事情告诉了郭冬生，因而怨恨自己，前来报复。何天宝正色道：“大小姐，你找错人了！我何天宝自从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没干过背后阴人的事！”

“你还抵赖，昨晚只有你一个人看见我和伍哥在……”何天宝不等她把话说完，左手一下子握住她的手腕，使劲一扳，二人的位置换了过来，刀尖也掉转方向，抵向郭玉娴。何天宝幼时也练过一些擒拿格斗功夫，郭玉娴虽师出名门，但练武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而并没有深厚的功底。

这一下大出郭玉娴意料，没想到他柔弱的身板竟有此功力，且右肩还有伤。郭玉娴惊惧



道：“你，你想干啥？”

“我想干啥？这得问你。”何天宝瞪着她，此刻二人的距离不过一尺，彼此的呼吸都喷到了对方脸上。

郭玉娴躲避着何天宝咄咄逼人的目光：“你，你……你不可无礼！”

何天宝哼了一声，将短刀从郭玉娴手中夺过，顺手扎在门板上。

“大小姐，是你无礼，还是我无礼？你也该懂得点规矩！天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你该待在自个屋里！这要是传到了你的伍哥那，我怕解释不清！”

郭玉娴又气又恨，从门板上拔下短刀，愤愤地跑了出去。何天宝看着她摔门进了东厢房，心下反而有些不忍，感觉刚才那话有些过了。他伸手去关门，忽觉右肩又是一阵钻心般的疼痛，想必是刚才的举动迸裂了伤口。

月光从虚掩的窗缝里透进来，照在何天宝的脸上，他躺在炕上辗转反侧，回想着刚才郭玉娴愤怒的神情，她为了伍彪，什么事情都能舍得，若是为了我……正漫无边际地瞎琢磨着。突然听到一阵时断时续的哭声从外面传来。起初，这哭声并未引起何天宝的注意，他翻了个身，叹了口气，纳闷儿自己为什么脑子里全是郭玉娴的身影。然而，哭声渐渐清晰起来。何天宝睁开眼睛，侧耳倾听片刻之后便下了炕，走到窗前向外张望。

院内并无他人，月光如水。再朝东厢房望去，只见灯光闪动，并无人影，不过那哭声显然是从东厢房发出来的，定是郭玉娴在哭无疑。听到她的哭声，何天宝又觉得追悔莫及，心想刚才不该那样对她，日间她被郭冬生责打、羞辱，本已伤心不已，自己又那样阴损她，真是不该……听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回到炕上，重新躺下，想到她也是没了娘的姑娘，爹又是那么的不讲情理，不过好歹她还有爹，还有那么多师兄兄弟呵护着她，可自己当真是孤家寡人了，想到此，心下酸楚，轻轻叹息。

何天宝本来打算今早要偷偷离开的，但起身之后，感觉右肩疼痛不已，竟是连茶杯都无力拿起。收拾好的包袱由于右肩无力，竟打不起结来。他心下懊恼，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不禁神伤，又一想，伤好了再走也不妨，反正我笃定不要郭家赔的银子，走的时候偷偷留下就是了。如此想，倒也放开了胸怀，推门出去，踱到前院，看见一众徒弟们每人手里端着一只大海碗，另一只手里抓着窝头，或蹲或站，三三两两一群，一边说笑着一边在吃早饭。

孙继山见他走来，搬了个木墩子到他跟前，说道：“王兄弟，来坐下，没吃了吧？我给你盛碗糊糊去。”何天宝也不客气，坐下，左手接过盛满玉米面糊糊的海碗，吸溜了起来。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众徒弟向院门方向张望。院门一响，只见二不愣翻身下马，嘴里不住地喊着：“师父！师父！”

郭冬生人还没出甬道，声音先传了过来：“咋回事？”

二不愣兴奋地道：“师父，我，我找到咱的镖本儿了！”

众人一听，均喜形于色，异口同声道：“在哪儿？”杨铁柱抢着道：“真的？在哪儿？快说。”何天宝一听此言，心下高兴，赶紧起身，本想也问一句，感觉郭冬生师徒在场自己不便着急问，便默不作声。

二不愣大嘴一咧道：“县城，龙云货栈！”

郭冬生高兴道：“铁柱，快去把天宝请来！”

显然郭冬生并没有看到何天宝就在众徒弟后边站着。何天宝迈前一步，挤了出来，面露喜色道：“郭师傅，我在这儿呢。”

郭冬生道：“好好，你跟着我们去龙云货栈，那货你最熟悉。”何天宝嗯了一声，郭冬生又道：“喂，伍彪呢？”二不愣接嘴道：“二师兄一大早就出去打探消息了。”

官道上一队人马疾驰而行，荡起一股烟尘。何天宝骑在马上，四下张望，只见原野上桃花、梨花开得正旺，各种飞虫儿也都活泛了，嗡嗡地四下飞来飞去，麦田里刚长出青绿的麦苗，农夫们挥汗如雨，一趟趟地锄着草。极目望去，大南山也显现出了青绿色，灌木都生了芽，长了叶，犹如一层绿烟笼罩，不过小西河里却依旧是干涸的水道，乱石嶙峋，望上去，泛着刺眼的白。

郭冬生与二不愣并辔而驰，杨铁柱、何天宝、孙继山连同其他几位徒弟紧随其后。只听二不愣对郭冬生道：“我俩一个村的，打小一起光屁股长大。后来我习武，他到龙云货栈当了学徒。他说昨儿个有人送来一批货，急着出手哩。他一看那些人鬼头巴脑的，不像正经生意人，就知道不是好来路。”

郭冬生问道：“你看过货吗？”

二不愣道：“看了，就是咱在黑风峪丢的！我怕认不准，赶紧回来报告了。”

7

“太阳出来磨盘大，来往的客人你听一下。今天别的咱都不讲，把张家口千年的故事拉一拉。你要问张家口有啥？有山有水还有风沙。甭看老汉我是双眼瞎，千年的故事我都看下去……”一个衣衫褴褛的瞎眼老汉在县城上的城隍庙前正扯着嘶哑的嗓子唱着东路二人台。只见他手里拉着四胡，脚下踩着锣鼓，一个人便俨然一个小戏班子。老汉周围聚了十几个人，看着他唱独角戏，有的人掏出几枚制钱扔到老汉脚底下的铜盘里。听到铜钱丢进碗中的声音，瞎子老汉感激地笑笑，唱了个感谢的喏。一阵马蹄嘚嘚声急促而来，围观人群寻声望去，只见一队人马疾驰而过，行人纷纷躲避。

龙云货栈在城西代王巷巷口，郭冬生等人来到龙云货栈门前，纷纷下马。郭冬生道：“铁柱，你把好前门。二不愣，你们几个把院子围起来。只许进不许出！”

杨铁柱道：“师父，我跟你一块儿进去吧。”

“用不着！你可给我守好了。二不愣、继山、天宝，跟我走！”郭冬生说罢，大步走进货栈。

一千人众气势汹汹提刀拎剑地进来吓坏了货栈里的人，有的客人以为是官府来查案，寻机想溜。郭冬生猿臂一伸，挡住了去路，大声道：“都别走！哪位是掌柜？”

一个鼻上有颗黑痣的人挤出人群来道：“我是这儿的掌柜，我姓常，常万库。你们是宣化府来的差人？”常掌柜问。这掌柜心想，县衙上的差人我都认得，这帮人倒从未见过，莫非是从宣化府来的，因而有此问。话未说完，“哗唧唧”一声，郭冬生手中的钢刀早已架到他的脖子上。那常掌柜哪见过这阵势，吓得牙帮子哆嗦道：“官差大人，别，别这样，有话好说，要多少钱我给你拿。”

郭冬生厉声道：“少废话！爷问你，昨儿个是不是有人托你销一批货？”

常掌柜眼珠一转，稍作镇定，说道：“没，没有啊！”

郭冬生二话不说，抓住常掌柜的右手摁到柜台上，“咔嚓”一刀剁将下去。刀刃从常掌柜的食指和中指间穿过，深深地扎进木质柜台，一旁众人都“啊”的一声喊了出来，这手段一看就是一个功夫极高的练家子，那常掌柜冷汗突地冒了出来。

郭冬生喝道：“快说，下一刀可就没了这准头儿了！”

常掌柜一脸的惊惧之色：“好汉，真，真的没有……”

郭冬生怒目而视，将刀举过头顶，道：“不说是不是？”

常掌柜见他并非吓唬，只好道：“好好，我说我说。确实有一批货……”

郭冬生急道：“货在啥地方？”

“在……在……在后院。”郭冬生揪着常掌柜的衣领，推向后院，何天宝等人跟着，其他客商一哄而散。

后院里到处堆着不知什么名目的货物，都用油布遮盖着，西墙角有五峰骆驼在嚼着草料，不停地打着响鼻。二不愣抢先进来，直奔东墙。东墙角有两辆老倌车停在那儿，车上也罩着油布，二不愣上前将油布扯下，高声道：“师父，你们看。这两车货的确是被杆子劫了去的。”只见货柜上印着鲜红的“曹记”红字，这正是在黑风峪被劫去的货。

何天宝大喜，疾步上前，高兴道：“就是，就是这两车货，是我舅舅的货！”何天宝兴奋不已，看到上面还有舅舅的血迹，何天宝心下又是一酸，转身给了那常掌柜一记耳光，喝骂道：“你们这些王八蛋，爷跟你们拼了。”何天宝正要再动手，郭冬生将他拦下，说道：“不会是货栈的人所为，他们也是替人销赃而已。”

“你……你们这是明抢，没凭没据的，凭他一句话，说声是你的就是你的啦？我……我到衙门告你们！”常掌柜哆嗦着道。他此时想，这些人不会是官府里的人，若是宣化府派下来的官差也应该由县衙里的老爷们陪同前来，因而说话时候底气也足了些。

郭冬生举刀威胁道：“嘿，扒你娘的，还跟爷嘴硬哩！你他娘的还敢去衙门告官？爷也正要报官呢，告你窝赃、销赃，没准儿你还跟那伙杆子一伙的呢，这两车货就是爷们保的镖本，怎么跑你们货栈了？”

常掌柜道：“不能你说啥就是啥吧？”

何天宝围着老倌车转了一圈，拽了拽捆货的绳子，微微笑道：“你说我们没凭没据，那好，我就给你个凭据。这两车货是我跟着舅舅一起办的。这辆车拉的全是茶叶，总共有‘川’字牌青砖茶十箱，其中三六茶（三十乘六十见方的茶砖）五箱，二七茶五箱；另外还有帽合笺茶六件，天香辰红茶、天德顺红茶、天聚香红茶各两箱。老板，要不要卸下来清点一下？”

常掌柜争辩道：“你……那货都在面上摆着呢，我看一眼也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何天宝又是一笑：“好，他手指指向另一辆车，我再接着给你说这辆车。这辆车拉的是杂货，其中杭丝十六匹，苏丝哈达绸十二匹，德兴斋的蒙靴二十四双，义兴斋蒙古毡帽三十六顶，山西曲沃生烟九箱，永兴隆铁锅十口。（指其中的一只货篓子）这里头有天津鼻烟壶一百零八个，北京烟袋嘴、烟袋锅各五十个……”何天宝如数家珍，一气不断地说下去。不仅常老板听得直冒冷汗，就连郭冬生和孙继山的表情也越来越惊讶。

何天宝又道：“掌柜的，你要再不信，我还可以说得更细点儿。”指着那只货篓子道，“这篓子下面放货，上头是我们吃剩下的玉黍黍窝窝、老咸菜、干豆角，还有刚买下的两包洮源豆腐皮。”何天宝将货篓子揭开，把这些吃食一样样地摆了出来。

郭冬生大笑道：“掌柜的，是你清点还是我清点？”

常老板冷汗直流，哆嗦着道：“这……我……这是别人的货，拉这儿来托我找买主的。我……我做不了主啊！”

郭冬生将手中的刀挽了个刀花，喝道：“说，谁让你们销的？爷告诉你，这些货是爷们在黑风峪被劫的镖本。你要不说，你就是劫道的杆子！”

“不，不是我，是……是……徐荫……”常掌柜抹了一把额头的汗道。

郭冬生等人异口同声：“徐荫？哪个徐荫？”

“就是……就是徐家堡徐家镖局的二公子，他让我……”话未说完，一支飞镖从院外飞来，正好击中常老板喉咙，他闷声闷气地哼了一下，两眼暴凸，表情痛苦地倒进郭冬生怀里。

众人都大吃一惊，急忙围拢，挺刀向外。

郭冬生拔出飞镖，不禁大吃一惊，那带血的飞镖上赫然刻着一个“郭”字，郭冬生将常掌柜的尸体放到地上，与孙继山一起掩护着何天宝退到安全处。他大喝一声道：“继山、二不愣，你们保护天宝！天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们的命！”只见郭冬生紧跑几步，纵身一跃跳上后院的院墙。他站在院墙上四下寻找，一眼就看见杨铁柱正在巷里疾步奔走，像是在逃跑。郭冬生施展轻功，在墙头上健步如飞，追将下去。

郭冬生三拐两绕追上杨铁柱，纵身一跃，从墙上跳下，拦住他的去路。杨铁柱见郭冬生对自己怒目而视，不明所以，正要开口，郭冬生却猛然出手，指携劲风，飞快地点中杨铁柱的数个穴道。随后一把掀起他的衣襟——衣襟下系着一只镖囊，打开一看，原本可以盛装五支飞镖的镖囊，此时只剩下四支。

杨铁柱动弹不得，但勉强可以说话：“师父，你这是要啥哩？别让贼跑了啊？”

郭冬生反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骂道：“贼？你不是贼么？想不到啊，杨铁柱，你……你竟然……”

8

乌云漫天，星光时不时地从云缝中透出来，狗吠阵阵，像是群狗在咬架，狂吠不止。郭家镖局前院被几十支熊熊燃烧的火把照得亮如白昼，徒弟们分列两旁，个个表情严峻。郭冬生端坐在台阶上，表情严肃，不怒自威。大黑狗趴在他的身旁，似乎也感到了气氛的严肃，耷拉着舌头，一动不动。西墙下，是那两辆装满杂货的老信车，上面蒙了油布。

“扑通”一声，杨铁柱从人群中被孙继山摁倒在地。他抬起头，表情痛苦而困惑。何天宝在甬道一侧站着，他从没见过这阵势，感到十分紧张，心想杨铁柱憨憨的一个人，怎么会干出这种吃里爬外的勾当，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郭冬生点上烟锅，默不作声地抽着，杨铁柱两眼盯着他，说道：“师傅，这是为个啥？我冤枉，冤枉！”

“啪”的一声，郭冬生将杨铁柱的镖囊扔到他面前，喝道：“冤枉，你自己看看冤不冤。少了一支镖，那支镖呢？”

杨铁柱似乎无言以对，眯睁了片刻：“师傅，我……这个……我不知道……”话未说完，“嗖”，一支带血的飞镖贴着杨铁柱的指缝，扑哧一声钻入泥土。

“好好瞅瞅，是不是你的？”郭冬生喝道。

杨铁柱举着飞镖，凑近火光看了看，面露疑惑之色正要开口辩解，郭冬生又喝道：“杨铁柱呀杨铁柱，爷一直以为你不能说不会道的，老实巴交，忠心耿耿。没想到你……”

“不，不是。”杨铁柱急道，“师父，这支镖早就丢了，我怕师父责怪，没敢告诉你，我……”

郭冬生轻蔑地笑了一下：“丢了，啥时候丢的，啥地方丢的，咋丢的？”

“我也忘记啥时候了……”杨铁柱辩解道，“上次我和你、还有二师弟一起押镖去张家口，回来以后镖就不见了。师父，我该死，我丢了武威镖局的独门暗器，我……”突然，杨铁柱双膝代步扑到伍彪面前，恳求道：“师弟，我当时跟你说过这事儿，你还记得不？就在张家口大境门外的骆驼市，你还帮我往回去的路上找过。你快告诉师父，我是冤枉的。”

但见伍彪将脸一沉，说道：“大师兄，你咋能让我在师傅跟前儿替你说假话呢？”

杨铁柱神情悲郁，不曾想伍彪竟然这么说，哽咽道：“师弟，你……”之后又扭头冲着郭冬生道：“师父，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信我啊！”